



赤水浪花

小说散文集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赤水浪花

小说散文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0276部队政治部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赤 水 浪 花

(小说散文集)

中国人民解放军0276部队政治部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路3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铜仁印刷厂印刷

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0,200

书号：10115·321 定价0.35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文化，对于人民大众，是革命的有力武器。革命文化，在革命前，是革命的思想准备；在革命中，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。

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

目 录

老班长	李发德 (1)
红炉丹心	徐国臻 (16)
浪激心红	卫兴善 (38)
擦枪记	陈文波 (51)
三访军民寨	葛 榛 (61)
拜师记	林茂前 (75)
孙大娘探亲	闻 博 (88)
发扬光大	黄发友 (99)
赤水浪花	张树欽 (107)
清水江激浪	夏 乡 (116)
野营长征路	张树欽 (126)
课外新貌	陈联章 (142)
副部长回团	树 青 (150)
月夜过遵义	张 强 (159)

老 班 长

李 发 德

不久前，我收到老班长高挺松从读书班寄来的一封信。他鼓励我继承革命传统，抓好路线教育，把全排带好。

提起老班长，我心潮起伏，许多往事一下涌上心头。虽然他调到机关去了，可每当我思想抛锚的时候，他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鼓励我，使我能够脚踏实地地前进。

一

一九六八年我刚入伍，被分在步兵七连一班。那时，六三年入伍的高挺松是这个班的班长。全班同志对他很好，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“老班长”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，当时我不甚理解。

两年后，我离开了和老班长一起生活、战斗的一班。这时候，我才对“老班长”的内在意义有较深刻的理解。

记得宣布我到三班当班长的那天晚上，老班长约我到营房东边一棵大青树下谈话。我明白，老班长一定是发现

了我思想上的错误“苗头”了。

边疆的秋夜，月朗风清，挂在黑绿肥大的芭蕉叶上的一弯新月，给操场上的木马、单杠、四周的树木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光。偶尔听见树叶上甘露滴落，发出“卜突、卜突”的响声。

“岩帅，你还记得这棵芭蕉树是哪年栽的？”老班长轻声问我。

“这还用问，不是新兵到连队的那天栽的吗？”

“你看，转眼间就长得杆粗叶肥，果实累累了！”

我接着老班长的话尾：“要不是阳光普照，雨露滋润，不要说能结果，就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。咱们每一个革命战士的成长和进步，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！”

“对！你说得对！”老班长应答着。

“岩帅，命令宣布后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想法很多，总的说来是不会干，有困难。”

“革命哪还能没有困难，我当班长，开初也是不会当的，象第一次班集合时，我就不敢在队列前喊口令，而是在队列里喊，你说，这还能叫会当吗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

‘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，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，即生活于（实践于）那个事物的环境中，是没有法子解决的。……你要有知识，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。’钢刀锋利靠磨，岩鹰翅硬靠飞，当班长也要经过实践，摸索着干吧！”

听了老班长这样讲，我的心感到平稳了一些，觉得如

果现在到三班，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，好象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在背后推动着。

树梢尖的月亮，越升越高，熄灯号已经吹了好久，我和老班长肩并肩地走着。

在我们宿舍门口的缅桂花，我到三班后又开了两次，觉得好象一年比一年喷香。老班长代理一排排长了，虽然排长还没有，但猜得着将来准是老班长。谁知道，事情偏偏就是这样怪，一天晚上，值班员吹响点名号后，老班长和我一前一后地站着听指导员讲话：“同志们，今天晚上宣布一个命令：任命三班长岩帅同志为——一排排长。希望今后认真看书学习，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依靠群众，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得更好！”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难道是真的吗？我的心蹦蹦跳跳直跳。我想，一棵还没有脱去笋壳的凤尾竹，怎么能做竹楼的穿心梁呢？

休息号吹了不久，军营一片寂静，窗外麻桑蒲树下的蟋蟀有节奏地振着翅膀。往常这个时候我早就鼾声如雷了，可是今晚眼皮老合不紧，我一下把被子踢往一边，一下又把被子裹成一团。室外哨兵落在沙石路上“嗒——嗒——”的脚步声，觉得比往天响。

换过四班岗，我还是没有睡着。按照毛主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，我认为老班长那条也不差。论年纪不算大，论思想顶呱呱，看书学习，团结同志，民主作风，模范作用都比我强。虽说身体有过腰疼病，可是在野营训练中，全连干战哪个不把他夸，你看他攀着紧贴鼻梁的险

岩，还带头把歌拉，支农，搞生产那次少挑一百八。唉！这到底为什么？……

被子里象烧了一堆牛粪火，我实在躺不住了，翻身下床，披上衣服叮哩咚隆就往宿舍外跑。

皎洁的月光照射着婆婆摇曳的芭蕉树，军营被清凉的空气沐浴着，偶尔传来孔雀坝一阵阵特有的水碓声。一个人影披着水银般明亮的月光，手中端着一盏油灯，从俱乐部门口朝我走来。我定眼一看：嗨！又是老班长，读书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哩。

“怎么？你还没有睡？”老班长压低着嗓子轻声地问。

“睡不着。老班长，我有事想不通！”

“点名后，听你喘气声比以往不同，我知道你有许多考虑，本想找你，后来指导员找我了解情况去了，也就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，明明当班长都还吃力，工作也没有搞好，要叫我管全排，这分明是铤镲当茶盘，毛竹当钢管，选的不是材。有的同志，他们的思想、能力都比我强，比如说老……老班长，这可不是象脚鼓上的糯米饭，做了玩的，我要找指导员谈谈。”

“怎么？不想干吗？”

“老班长，这很清楚，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，问题是能不能干，干得好不好。你知道，我资历短，讲经验没有经验，说路线觉悟还差别人，……这会给排的工作带来影响。”

“岩帅，这是你的谦虚，工作当然会有困难，经验现在也不足。俗话说：龙竹不是一天长成的材，长刀不是一下能磨快。只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，相信和依靠群众，这副担子，我看不要说能担，而且还可以担着往前跑呢！”

“老班长，这都是你对我的宽心！”

“为什么这样想呢？我看，是不是因为我会给你带来领导的不方便？”

老班长这么一说，使我大吃一惊。怎么能说因为他会给我带来困难呢？想想老班长过去对我的帮助，老实说，如果非叫干不可，有了老班长和我在一起，心中更感到踏实。这显然是误会，我申辩说：“过去你是我的班长，今后也仍是我的上级，怎么能说因为你……”

“对了，关键就在这里。不错，过去我是你的班长，可现在你却是我的排长。这是革命的分工，你不应该过多地从你和我这个‘关系’上去考虑问题。为了革命，你对了，我向你学习，我错了你可以批评……。”

听了老班长一连串话，我感到他还没理解我的心情。

“老班长，我的意思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，这排长……”

“应当是我？”老班长截过话头，“这才算是接班人？那末，张思德从班长到战士，上山烧炭，老红军甘祖昌回乡当农民又怎样解释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领导比我们考虑得更全面，如果我们不从革命的全局和党的事业上来想

问题,对这个问题就想不通。”说到这里,语调显得十分严肃。老班长的革命的言行,使我心里树起了一个高大的形象,不过心中的疙瘩仍没有解开。饲养房传来雄鸡的第一声啼叫,时间很晚了,我心里说:“以后我还得找指导员!”

二

连队通过深入批修整风,狠抓路线教育,干战训练热情越来越高涨。练兵场上,阳光普照,红旗飞舞,杀声震天。

本来班进攻的示范教学我还是从老班长那里学来的,今天,又要叫我给老班长上课,这真是“班门弄斧”。

练兵场上,老班长站在第一排第二名。大家见我走过队列前,全排“唰”地立起正来。我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讲话,在这种严肃气氛下,心里很紧张,话也没说准。本来“请大家稍息”这么简单而且经常下达的口令,不知为什么,一下子舌头圆不过来,喊成“请大家翘起”。虽然队列里一个人都没有笑,可我浑身就象干松毛见了火,“轰”地一声,全身都热完了,额头的汗浸湿了帽沿。真别扭,八个小时的战术课开始不到半分钟,汗就出成这个样子。要是老班长目光转移一下,我还勉强混得下去,谁知道他两眼瞪得特别大,目光老是逼着我,我只有抬起头讲,眼睛望着蓝天上的白云。其实,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宣布休息后,训练场上有的战士在“斗鸡”,有的战

士在扳手劲，有的在唱歌，显得一片欢腾。但是，我的心情仍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，这课上的颠三倒四的，口讲干了还没说出要领。

我和老班长肩靠着肩地坐在草地上，可谁也没有说话。稍停片刻，老班长用温和的语言首先打破了沉静：

“排长，说老实话，开初叫我教班进攻，我的经验和你现在差不多，一登场，心里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一样，七上八下的。后来每到讲课之前，我的老班长，现在的连长，总是带着我首先跑到操场边，在那一排排的菩提树下先演讲几遍。这样提高很大。”

我望着浓雾包裹着的山峦沉思着：班进攻到底怎样教才好？太阳越升越高，雾象丝棉一样轻轻拉开，越来越淡，山色更加葱绿。这时老班长甩掉烟头对我说：“排长，有办法了。你不是有点怕讲话吗？还有点怕我。这样你看行不行：下节课，叫大家把理论课集体讨论消化一下，我俩一起搞‘官兵演出’。”我喜出望外地大叫了一声：“老班长，你的点子真不少啊！好，咱们说干就干！”老班长朝前带着路，我在后头跟，踏着绿茵茵的野香茅草向竹林走去。老班长回过头来对我笑着说：“嘿！排长，这事可凑巧啦，连长在这儿给排长进行过‘单兵教练’，走过这条路；排长对我的‘单兵教练’也踩过这里的香茅草；今天，我俩走这条路，也是为了搞‘单兵教练’啊！”

我低头看了看，似乎道路上还留着一个一个脚印。心里说：“不简单！它联系着革命的一代代，充满着革命的深

情厚意，难怪这里的香茅草香得那样沁人心脾。”

老班长靠着一棵大象脚一般粗的竹子对我说：“排长，你把后面这些竹子和我当作一排兵，你讲吧！”我眼睛睁得特别大，正视着老班长：“步兵班通常是在排的编成内行动，在进攻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，迅速隐蔽地接近敌人，突然顽强地冲出，以抵近射击、手榴弹、刺刀，坚决地消灭敌人……。”

“官兵同演”的作用真大，正当我讲得自然、流畅的时候，下课的时间到了。归营途中，营房的喇叭播送着某连一班以路线为纲，划清两条建军路线的界限，加强军事训练，提高军事素质的先进经验。我越听越入神。我想：如果按照他们的经验，加上老班长的“下小操”，那进步就更大了。可是老班长中午要到团里参加军事训练座谈会，怎么办呢？我心里很发愁。一股清凉的风吹来，老班长刹住脚步，看着路边节节向上的竹笋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红色封皮的小本子：“给你！在这里我记着一些有关班进攻的提纲，可以参考一下。”我看着这本似乎在什么时候看过的小红本子深思着：这不是老班长学习军事的记录本吗？我边走边翻阅，只见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毛主席的一段教导：“全党都要注重战争，学习军事，准备打仗。”再往下翻，每一页上阳详细地记着班进攻的教学要点、要求和实施方法。看着这些，不禁使我回想起前不久一班发生的一场争论。有的战士说：“六四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刮起‘大比武’妖风，那时要大家一股劲地记呀，

抄呀，结果用劲不少，还是走了错路。现在还要求我们这样搞，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反映。”当时老班长听了，觉得这些同志对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还有些模糊，必须帮助他们提高认识。他说：“过去搞大比武，只讲军事，不讲政治，而后来刘少奇一类骗子又提出‘政治好军事也会好’的谬论，只讲所谓政治，不讲军事。二者都是错误的。”于是他又把一本六四年“大比武”搞班进攻的教学笔记摆出来，战士们在那泛黄卷角的本子上看到第一页写着“拚死拚活拿第一，不夺锦标不回营”。往后接着看是教练员怎样问，战士如何答，象演戏背台词一样。老班长把本子一合，往地上一扔，愤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看到了吧？我们要批判‘大比武’，但这不等于说不搞军事训练；同样，我们也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政治，这也不等于说不抓政治工作。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指引下，既要抓好政治工作，也要抓紧军事训练。要用政治来统帅军事，提高部队的政治、军事两个素质。我们现在搞训练，和‘大比武’有着根本的不同，指导思想不一样，我们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练兵，而不是争第一。训练方法也不一样，过去唱的是独脚戏，现在采取的是官教兵、兵教官群众性的练兵方法。我们学的战术和技术是在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指引下，经过多少同志流血牺牲而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。今天我们既要重视政治，也要学好军事，为的是将来消灭敌人，保卫祖国，怎么能说是单纯军事观点？我们千万不能上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哪！……”

老班长的解释，使我不仅懂得了政治的作用，懂得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，而且明确了搞好军事训练的重要性。老班长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路线教育课，现在我才明白，自己为什么讲起课来胆虚，那不单单是一个不熟悉的问题，而是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流毒的影响。

一往直前的队伍，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，番号声，如春雷滚动，传向远方。在宽阔的道路两边的凤尾竹，密密层层，透过缕缕光柱。它们迎风摆动，抖落身上的黄叶，显得更加蓬蓬勃勃。我望着老班长前进的背影，内心十分兴奋。

三

亚热带的太阳，象火球一样在天空滚动。早晨，香蕉树墨绿肥大的枝叶还伸展着，现在被烤得耷拉下来，紧紧地蜷缩着，失去了早晨那种水漉清新的样子。

第一节课，我讲完了班进攻的地位作用及其组织指挥。如果照以往我讲课时所表现的那种胆怯和紧张，加上这样热的天气，早就汗流浹背了。可是今天却大不一样，老班长还是过去那个样，瞪着两眼，直盯着我，我却一点也不紧张。老班长看着我泰然自若的神色，嘴角上不时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战术演习开始了。我带着一班经过接敌运动，发起冲击，突破“敌”前沿阵地之后，在向纵深发展时，“敌

人”交通壕连接部的机枪喷出火舌，对我疯狂扫射。我命令一组炸掉“敌人”的地堡，为全班前进扫除障碍。“第一组，跟我来！”老班长将倒背在右肩的冲锋枪向肩胛拨了拨，一捋袖子率领着组员向山头冲了上去。他全不顾周围的蒺藜和树桩，带着组员呼啦啦地按我指定的路线前进，不到五分钟迂回到距碉堡还有六、七米远的绝壁下。老班长和新战士张虎，在二、三组火力的掩护下，象壁虎一样，抠着岩缝向上攀登。张虎厚厚的嘴唇紧紧闭着，右腋下的炸药包越夹越紧，就象一颗静静地躺在炮膛里的炮弹一样，只要炮栓一拉，就会声如巨雷地飞出去。

“小虎，动作要快，要沉着。”老班长小声地嘱咐着。

张虎抱起药包一跃而起，机智地向“敌人”地堡方向前进，当他距离地堡不到三公尺的时候，马上拉开火环，扑向地堡。靠在地堡射击孔一侧十公斤的炸药包，嗤嗤地冒着白烟，张虎立刻回身隐蔽。在张虎跑了二十多公尺的时候，垫在药包上的土块掉了，冒着白烟的炸药包向张虎隐蔽的方向往下滚。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，老班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浑身的血液在沸腾，脸上两道浓眉倒竖，心快跳出胸膛。他知道，按照导火绳燃烧的速度，六、七秒钟药包就要爆炸，一场严重的事故就会发生。

时间不容许再考虑，七秒钟不容许再犹豫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老班长象一支离弦的箭，象一枚出膛的炮弹，向着炸药包，迎着危险，冲了上去。

“达、达、达……”时间在一秒秒过去，老班长的怀

表仿佛比任何一天都响得大声。他正想把炸药包往东边扔，刚拉开架势，那两只大眼一瞪：哎！悬岩下有群众的水牛在吃着青草。把它扔进交通壕，可是距离还有十多公尺，按照每秒三公尺的行进速度，还差六公尺。怎么办？只要阶级兄弟得到安全，宁可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。

老班长说声：“上！”双手紧紧抱起炸药包，朝着交通壕飞奔！

张虎发现老班长的行动，象触了电一样：“我决不能让老班长为我这样做！”立刻呼地一声爬起来，冲了上去。深厚的阶级感情，使张虎冲破了平均每秒三公尺的速度。

老班长看到张虎靠近了自己，立刻大声命令：“卧倒！”随即用脚绊倒张虎，使尽了平生力气，把手中的炸药包扔了出去，翻身扑到张虎身上。事情发生得那样凑巧，被老班长甩出冒着青烟的炸药包一落地，直往“敌人”交通壕里滚。

“轰——隆”，一道金光闪现，大地抖动，山谷回响，炸药包在交通壕里爆炸了！

老班长翻身起来，抖落满身的泥土，张虎睁着湿润的圆眼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联想起老班长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我心中的疙瘩越结越大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指导员谈谈。

我抽空去到指导员的办公室。

“我知道你会来找的。”指导员看着我激动的表情，把两手交叉搁在窗台上，眼睛看着那翠绿欲滴，花儿似火